

三百年沉银出水 揭张献忠覆亡往事

文\本刊特约撰稿 金满楼

绵延十余年
张献忠称王称帝

张献忠中箭身亡
考古故事仍在继续

“江口沉银”之事,还得从张献忠说起。张献忠,陕西定边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自幼桀骜不驯,当年在延安府当捕快时就屡犯军法。天启末年,北方大旱,陕西更是灾荒不断,最终引发大规模的饥民暴动。进入崇祯年后,乱势非但没有停止的迹象,反有愈演愈烈之势。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迫随流民首领王嘉胤起事,因其“身长瘦而面微黄,须一尺六寸,膘劲果侠,军中称为‘黄虎’”。在与官军作战中,张献忠“临战辄先登,于是众服其勇”,张部也成为流民队伍“三十六营”中最强劲的一个营。

数年后,流民首领王嘉胤、王自用相继战死,张献忠改投“闯王”高迎祥而转战于陕西、山西、河南等地,其队伍也由几千人发展到几万人,成为与李自成并驾齐驱的强大队伍。崇祯九年(1636年)九月,高迎祥遇伏被俘后遭凌迟处死,李自成遂成为新的“闯王”,而张献忠自称“八大王”,两部队伍分别以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为活动范围,纵横数千里,时战时降,明军战胜不能,尾追不及,最终为大明王朝的覆亡埋下伏笔。

崇祯十三年(1640年),张献忠率部入川并攻陷泸州与绵州,但在明军追击下,率部随后又转入湖北、安徽、湖南等地。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部席卷西北,兵薄京城,取代朱明王朝已是大势所趋,张献忠自恃不能与之争锋,而又不肯屈居李下,于是率部西进四川,另辟天地。崇祯十七年春,在李自成覆灭明政权、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之际,张献忠也在四川攻城拔寨,其相继攻取涪州、重庆、成都等地,并逐渐略取全蜀。之后,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圆了自己的“皇帝”之梦。

大西政权建立之初,军纪一度严明,但张献忠及所部十余年来流寇数省,“饥则聚掠,饱则弃余,已因之粮,不知稼穡,地生之利,未问屯种”。因此,虽说建立了政权,但张献忠等人于治国并无经验与才能,不久就故态复萌,恢复了杀掠本色。为了维持自己的军队,张献忠秉承的原则是“自己活下来比什么都重要”,其手段也很单一,那就是一个字——“抢”。其入川之后,兵锋所过之地,荼毒四方,祸不可言。

张献忠纵横血海十余年,每日提着脑袋搏生存,因而他并不惧怕杀人,反而以杀人为乐,以杀人为惯例,为手段。据载,张献忠为人狡獪凶残,“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在明王朝、李自成相继覆灭后,被清军、残明军队及地方武装围困的张献忠更是以一种“末日情绪”大杀滥杀,相关记载如《蜀碧》《蜀警录》《蜀难叙略》等,可谓血泪斑斑,比比皆是。

毫无疑问,张献忠入川造成了川民的极大浩劫。清初张琅在《烬余录》中说,“蜀民至是殆尽矣。今统以十分而计之,其死于献贼之屠戮者三,死于姚黄之掳掠者二,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又二,其一则死于病矣”。作为祸乱之首的张献忠,其责任不容推卸,而四川人口的锐减,引发了长达近百年的大迁徙,史称“湖广填四川”。

三百多年前,在张献忠大西军覆亡后,四川很多地方都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这句童谣说的是张献忠死前曾将劫掠的巨量财宝藏在一个标有石龙、石虎的隐秘之处,谁能找到这地方,那势必会成为巨富。

近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宣布,今年1月开始的彭山江口沉银水下考古在两个多月后取得重大进展:出水文物超过1万件,实证确认了“张献忠江口沉银”传说。据考古人员介绍,目前已出水文物超过1万件,其中不乏明朝藩王及大顺嫔妃受封的金银册、西王赏功金银币及大顺通宝铜币、银锭、刀剑箭镞等物。



四川彭山江口发掘出水的刻字银锭。 新华社发

大军溃败,江口沉银
张献忠遭重创

入川之前,张献忠曾率大军沿陕西辗转河南、河北、湖北、湖南等省,一路上抢杀达官显贵,搜刮民脂民膏,所获财宝不可计量。同时,张献忠还对抢掠财物严加控制并立下规矩:部下私藏金银一两,斩全家;藏十两,本人剥皮,斩全家。据说,张曾在成都举办斗宝大会,24间屋子摆满奇珍异宝、金锭银锭,令人目不暇接、瞠目结舌。

十余年的流寇生涯,让张献忠所部习惯于攻城略地、大肆劫掠,其搜刮的重点虽是豪门大户,但寻常百姓也不能幸免。据清朝士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所记,张献忠攻陷武昌后,将明朝楚王(朱华奎)塞进竹轿,抛入湖中溺死,自己则“尽取王宫中金银上百万,载车数百辆”。史书《蜀龟鉴》也记载说,张献忠入川后,从各州郡富商大贾处掠取钱财,少则数千两黄金,多则上万,敲打剥拏,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据说,流民队伍恶名传播之广,令川民惶惶不可终日,“每夜呼曰:闯至矣!明日又呼曰:献至矣!”

顺治三年(1646年),清廷命皇太极长子、靖远大将军豪格率兵西征,其由河北而河南,在消灭李自成残部后占取全陕。之后,豪格大军挥戈南指,逼近四川。而在这时,张献忠的部将刘进忠也像吴三桂一样弃关,将清兵引入四川。大势不妙之下,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率十万部众携历年所抢的金银财宝向川南突围。

但是,以前明参将杨展为首的川南地方武装并没有给张献忠顺利脱逃的机会,其得知张献忠大军乘船南下的消息后,立即决定在成都的南大门彭山加以阻击。也许张献忠真是气数已尽,老天爷也与之作对。待其大军来到彭山后,狂风大作,大西军的战船

竟不能前行。见此良机,杨展命载有火器的小舟顺风点火,前后相连的大西军战船顿时燃起了熊熊大火。一时间,十万大西军狼奔豕突,焦头烂额,数千箱金银珠宝也随之沉入岷江之底。

也有另一种说法,张献忠战败退回成都后,令部下截断锦江,抽干江水后挖了数个巨坑,将剩余的金银倾倒入其中,又重新决堤放水,将财宝淹没在滚滚江涛之下,以备将来东山再起时取用。对于此说,巴蜀文化专家袁庭栋认为可信度不大,原因如下:张献忠作为流寇,一路杀烧抢掠,并靠沿路所夺作为后勤储备,其将财宝主动埋入江中的可能性不大;而“彭山江口是川西地区最大的渡口,也是历代水战主要战场,最后一次水战,就是张献忠大战杨展。”因此,张献忠战败后,财宝落入江中的可能性更大。

而在本次的水下考古中,考古队在彭山江口发掘区域最北端发现了一块相对完整的木鞘。考古队人员表示:曾有文献记载,张献忠转运财富时,银子都是装在这种木鞘里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木鞘制作简单,搬运也方便。因此,木鞘沉银的发现或许也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



物。掘现场展示出水文物。新华社发

在被杨展击败后,大西军精锐尽丧,张献忠只得率领残部逃亡川北。而在此时,清军也在刘进忠的引导下进入川北。当年底,豪格派护军统领鳌拜等分率清军轻装疾进,意在全剿张献忠残部。据清人吴伟业在《鹿樵纪闻》中的记载:“肃王(即豪格)自保宁进兵,使大将雅布兰与进忠轻骑觐贼,直造营门,仅隔一河。黄虎(张献忠)初不为备,闻兵至,犹以为他寇,身衣蟒半臂,腰插三矢,引牙将临河视之。进忠望见指曰:‘此八大王(即张献忠)也。’贼方抽矢,雅布兰直前射之,洞胸坠马,王师大呼曰:‘献贼死矣!’”

据时在张献忠军中的耶稣会教士、意大利人利类思和葡萄牙人安文思的记载:1647年1月3日,“有探兵入营告急,谓满兵马队五人已到营外对面高山矣。献忠闻警,不问详细,随即骑马出营。未穿盔甲,亦未携长枪,除短矛外别无他物,同小卒七八名,并太监一人,至一小岗上,正探看之际,突然一箭飞来,正中献忠肩下,由左旁射入,直透其心,顿时倒地,鲜血长流。献忠在血上乱滚,痛极而亡”。

不管怎么说,张献忠终究是死了,但后人更感兴趣的不是他的结局,而是他留下的巨额财宝。从入清到民国,从朝廷到地方,从官员到军阀,也包括普通百姓在内,对这笔神秘失踪的宝藏津津乐道乃至垂涎已久的大有人在。

据说,最早发掘这批宝藏的不是别人,正是击败张献忠的杨展。据费密在《荒书》中的说法,杨展最初并不知道沉船中藏有宝物,后来一个渔民在昔日战场水底下无意中捞到一两件宝物,杨展遂派人打捞,据说获取了数万两金银。清朝士人沈荀蔚所撰《蜀难叙略》中也有类似说法,说张献忠焚舟之时,一位幸存船夫投奔杨展并告知财宝之事,杨展命部下用长枪在江中打捞,一旦发现木筒,便将其钉住拖出。

此后,随着沉银传说的四处传播,前来寻宝的人也是络绎不绝。《彭山县志》中记载说,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冬,某捕鱼人在锦江中打捞起一把刀鞘,四川总督孙士毅得知后,立刻派人赶赴江口,并打捞出上万两白银及大量珠宝玉器。

咸丰年间,太平军席卷长江南北,清廷财赋所寄骤然丧失。为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翰林院编修陈泰初提议寻找这笔财宝,并说亲眼看到彭山、眉山等地的老百姓曾捞到过遗弃的银子。正为银子而发愁的咸丰皇帝也是病急乱投医,其命成都将军裕瑞“悉心访察,设法捞掘,酌量筹办”,但最终却是一无所获。及至民国时期,个别军阀甚至出动军队,截断锦江挖宝,但据说只挖出几箩筐铜钱,其余一无所获。

以上还是见诸文字的记载,至于数百年来各路寻宝盗墓人士的种种努力,那就更不必说了。不管怎么说,期待本次水下考古能获得更大进展,为世人揭开这一千古谜团。 (周